



皇明經濟文輯卷二十二

餘杭陳其慤點輯

同社董清閱訂

九邊四

出塞說

勞堪

蓋嘗觀古人之得失。究往跡之成敗。而知兵之  
為用也。施之中國。則一戰之捷。易立而代國之  
功難成。施之外夷。則保險之要。易求而出塞之

畫難講。雖然此自前代言之也。乃若我朝之事  
勢。則與前代異。亦自往日言之也。乃若近日之  
事勢。則復與往日異。神于通變者。不可不察也。  
夫前代之虜。癘疾也。平城解暈。漢將寢兵。馬邑  
敗謀。單于出塞。唐則都護置于虜庭。君長雜于  
宿衛。不大爲我讐也。而我朝取天下于胡元。  
建都邑于涿鹿。妥懽之窟。未至輿尸。愛猷之奔。  
尚延喘息。不有以懲之。則故穴之念生。南牧之

志決矣。故徐中山。李岐陽。皆曰。王保保必鬪之。  
獸而我。成祖之北伐也。兵連駕而不休。將屢  
捷而不止。誠先天下之計。爲萬世急其急也。永  
樂以後。虜勢浸微。望風北遁。魯台之款。繼至。脫  
脫之貢。恒陳。其時蓋凜凜乎。日虞我師之至矣。  
出塞難事也。封狼居胥。偉功也。常勝之家。難與  
慮敵。蜂蠆有毒。無微可忽。幣重言甘。幕遠畜北。  
此衛青李靖之所不敢任。而李陵廣利之所以

敗也。宣德以後。絕策窮征。耀兵保境。于計得矣。而近日醜虜之生。養愈繁。塞口之荼毒日甚。控弦鳴鏑。恣意南馳。蓋自虞嶺之役之後。以鎮兵爲不能戰。太原之掠之後。以鴈門爲不足險。永樂北伐之後。至今百五十餘年。以中國爲不復有出塞之師也。故其始也。射獵塞下。時入我疆。畜牧被野。夜不關視。而我邊人出境盜馬者有焉。其繼也。精騎入寇。老弱不徙。空幕野宿。罔事

偵邏。而我邊將出塞。劫營者有焉。今虞盜馬矣。夜關視矣。虞劫營矣。入寇必徙。避其老弱。卽有不徙。必設伏以待矣。而獨于出塞之師。則未備也。何者。人情安于近。常虜計昧于未兆也。夫出塞與劫營異也。虜舉國入寇。或他方讐殺。空幕近塞。邊將以兵撲之。謂之劫營。虜冬夏廬居。散出孳牧。不虞我至。我師分數道勦之。謂之出塞。劫營雖有殺獲。老弱駝馬而已。虜不大損也。出

塞稍遠道里所殺。精銳虜所至戚也。又劫營數舉矣。遇有設伏。當覆我師。近日呂暘李家莊之禍是也。出塞百五十年不舉矣。迅雷之下。不及掩耳。唐李靖白道之功是也。而可並論之哉。故曰我朝之事勢與前代異。近日之事勢與往日異也。嗟夫。積北苦寒。水草所鮮。虜資畜擾。駐幕恒南。又其冬不積草。馬皆野宿。一遇雪深。死瘠過半。降人曰。凡冬有雪。則所掠中國之

馬盡死。中國馬不耐寒。又開鼻。不能以鼻入雪。嚼草根也。虜馬亦甚瘠。雖嚼草根。僅活而已。然則春二三月之間。新草未生。舊草已沒之際。馬嚼雪。瘠甚。僅活之時。分數驍將。十道並出。每道不三千騎。人持五日之糧。約出不二百里。豫諳自歸之路。而後以步卒數萬。結車營者。三以繼之。騎兵不五日。必返步營。步營不數里。卽倚塞下。慮我馬之不壯也。則初春以備寇爲名。調集

邊邑而食之粟。慮虜營之或遠也。則平日以通  
貢爲名。分遣間牒而視其起止。靈旗所指。各有  
地方。凱歌將旋。不求重載。虜婦子嘻遨。畜牧逸  
散。一聞變作。四竄無術。求兵不得。覓馬焉之束  
手就殲。可以立盡。且十道並發。虜採援不能爲  
謀。車營在後。虜追擊不能爲患。此所謂養之于  
百年而殲之于一旦。寐之于累歲而寤之于中  
宵也。大慘之後。虜勢斯虧。數警之餘。王庭遂遠。

漢所謂孕重墮殞。罷極苦之。唐所謂通斥堠千  
八百里。可復見也。或謂結怨于虜。則讐我愈深。  
噫。此懦夫不識虜情之言也。虜犬羊耳。震之以  
威。則懼而奔。示之以怯。則驕而至。昔呼韓之朝。  
不在于金縉和親之日。而在于衛霍分道之餘。  
瓊崖之迫。不在于韓岳恢復之時。而在于史賈  
南竄之後。是有明証也。國制以出塞爲生事。  
撲殺爲起釁者。謂往年虜衰我勝之時。慮邊將

貪微功以絕貢好。忽小敵而損軍威耳。如曰。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爲大漢羞之也。今虜勢已成。虜情已驚。及絕之貢矣。虜數歲犯塞。荼毒我人民。震搖我畿輔。憂勤我聖天子。至旰食矣。志士裹馬革。健兒不旋踵之秋也。而可拘于舊文哉。是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一壯士易彼一壯士。不憚損而不爲也。難得者機。易集者

貨。以百縑易一虜首。不憚費而不爲也。畜謀百年。成功一旦。累歲伺間。以規出塞。不憚緩而不爲也。而顧以生事啓釁。沮軍乎。故嘗謂行成。春秋所貴也。而宋始終以和誤國。由宋不知虜情耳。虜戰則和。不戰則不和。宋人不以戰求和。而以和求和。故和卒不久也。啓釁國制所禁也。而今以啓釁失機。亦由今人不知虜情耳。我起釁則可已。釁我不起。釁則虜恒釁。今人不以起

彙求已。彙而以不起。彙求已。彙故彙卒不可已也。或曰。劫營盜馬何如。曰。此出塞之末技也。有善劫者。劫之可矣。今虜近塞。多非空幕。空幕必有設伏。而邊將不察焉。愚懼其墮誘中。也有善盜者。盜之可矣。今虜雖數關視。然亦不能遍周。而邊將顧厲禁之。愚惑其自示弱也。

復河套議

翁萬達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畧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宜棄而不守。藉寇齎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策。是故不能不爲圖事者深長思也。

河套自周秦以來。爲國爲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俱在。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躬禦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旣殘破。我亦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宜

臥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墾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爲墟。外之不足恃。爲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豪賢固畧於遠謀。抑其時。或亦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踈。任虜出入。涉流履冰。揮鞭近塞。茂所顧

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無廼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策也。請極言之。以干於天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爲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

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祚。內釁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哀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爲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於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

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  
爲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一矩。則取舳舻者必  
濟。義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爲力也。我  
國家拯天下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  
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穢。兼之虜戎生口。  
日滋月息。卽今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落。可三  
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邪衰。  
邪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

來雖賴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  
耗財用。其功業也不少矣。回視二祖之時。其  
強弱盈縮。又何如邪。河套久淪虜中。間諜罕至。  
虜不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  
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  
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  
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況塞以外乎。  
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

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畏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爲逃遜。笳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邪退邪。兩相守邪。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邪有驍將。以通糧道。否。邪保。

無抄掠不至。匱乏否耶。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邪失邪。今塞下兵。卽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業產之所具。牛馬牲畜。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

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卽罷之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爲虜弱。而我利於征。秋冬馬肥。爲虜強。而我利於守。春蒐于套。秋守於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爲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迺止利於守。耶。春夏虜馬瘦

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於征。邪。夫春夏馬瘦。而虜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爲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爲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

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  
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  
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競  
以爲套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實有不同蓋  
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  
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爲援  
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關敗  
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李

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爲陵之所不能爲  
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  
以爲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  
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  
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有爭乎  
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  
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  
欲處其穴得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

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爲趙奢之所爲者乎。若曰俟虜出套。拒河爲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水道路。亟築垣墻。以次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爲。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爲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

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況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卽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尤所當攄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

有。徼。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我。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知。作。輔。天。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強。弱。虜。能。保。邪。自。相。攻。擊。如。匈。奴。之。南。北。薦。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邪。彼。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已。

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而。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謹。議。

懲胡論

袁 泰

昔蒙古氏以陰山之餘孽。遘陽九之否運。遭宋  
祚將頽。金錄告訖。奮自沙漠。奄有中原。天獎其  
克。盜據神鼎。羶裘之長。偃然宸極。北窮幽陵。南  
界炎州。東際咸池。西漸虞淵。九夷八蠻。無思不  
服。自開創以來。獯鬻之強。提封之廣。未有逾此  
者也。然而醜俗昏風。多襲其故。詩書壞而禮樂  
崩。天地閉而賢人隱。聚麀之穢。扇乎宮帷。篡弑

之禍。尋乎骨肉。三綱既絕。四維攸斁。由是大盜  
蜂起。神州鹿駭。涉勝之徒。竝起而亡胡。于時據  
州郡。竊名號者。二十有七姓焉。然皆政刑不修。  
弑戮相勝。攻城屠邑。血流赤縣。以暴易暴。秦之  
與項。相去幾何。我太祖皇帝。躬龍虎之姿。總  
江河之旅。攬霸王之畧。協天人之運。不階寸土。  
挺起塗山。首下采石。雄據金陵。深根固本。以基  
鴻業。內引江東之粟。外資淮泗之勢。熊羆霧集。

瓜牙川至。寤寐以來。王宋之英。虛受以納。陶劉  
之策。推轂以重。徐常之權。分閫以崇。李湯之任。  
羣策畢屈。百戰咸克。美無遺規。動無失慮。彭蠡  
之役。血戰累旬。湖水變赤。元克受馘。雖黃帝之  
涿鹿。光武之昆陽。方斯蔑如也。遂乃九有歸心。  
三靈效順。不出建業。而分遣虎臣。摧劇寇如燎  
毛。掃堅墉如風葉。中原廓清。河朔底定。殘胡孽  
醜。遠遁龍荒。千古之克除。百王之耻雪。駿功茂

烈。自生民以來。未有如我。太祖者也。天下既定。厭苦兵革。雖肅清沙漠。歲以爲常。猶未能窮追遐討。使王庭絕於幕南。困獸竄於故穴也。我文皇帝深籌遠筭。悟婁敬之讜謨。念留侯之遺策。以爲天子建都。必居形勝。金陵偏安。非長久之至計也。睿衷天啓。秘畧神受。爰卽幽并。以爲鼎宅。左控遼海。後枕翳閭。三關虎踞。九邊繩貫。固將以峻華夷之限。陋周秦之都者也。猶

以不一勞者不永佚。一日縱敵。百世之患。是故連年北討。志滅裔胡。踰葱嶺。出陰山。勒銘碣乎燕然。築京觀於瀚海。蕭條萬里。都不見虜。雖秦皇之却匈奴。漢武之灑單于。固未能躬擐介冑。蒙犯霜露。離灑宮之深密。而騁驚乎不毛之地。如我文皇者也。其爲子孫計。萬世之深遠也。一再傳後。邊防漸懈。胡運復振。巳巳之秋。土木之禍。至今寒心。猶賴社稷有靈也。先悔禍。喪君

有君廟筭亡失于謙竭忠于內石亨輸力于外  
京城危急而九服宴然故能反皇輿于紫闈  
正帝座乎黃屋然而受降要害之城河套沃饒  
之藪遂棄爲外地水草耕牧虜獲其利成化以  
來火篩小王子跳梁猖獗大同宣府延夏甘肅  
疲於奔命朝廷盱食殆無寧歲迄乎今日吉囊  
侵擾尤異往時控弦十萬長驅深入蹂踐疆場  
殘毀城堡烽火通于秦渭羽書飛乎京轂挫衄

不支。失亡相繼。情見力屈。虜益得志。又以債帥  
成胤。驍將失職。鹽法壞而弗修。屯田廢而徒設。  
倉府空虛。衣糧不給。六邊之士。枵腹荷戈。日不  
一飽。寒冬粟烈。衣不蔽體。虜至則喪膽褫魄。奔  
北不暇。虜退則上下相慶。謂且亡事。此誠賈生  
痛哭之秋。江統憂思之日也。何則。劉淵石勒之  
雄。不能有晉也。吐蕃回紇之衆。不能有唐也。志  
不出金帛。欲不過子女。自夫金元肇。禍虜志叵。

測其心且曰是中國者我嘗據有之矣蓋未嘗  
一日而忘中國也由此言之然後知文皇帝  
之慮患深而懲胡之策不可不熟講也

北虜策

王世貞

今天下北創虜南扼倭三尺童子至於白首之  
田峻汲汲焉而日憂亂矣夫倭無足憂也犬戎  
嘗入周矣而不能有也吐蕃嘗入唐矣而不能  
有也匈奴有晉羯有晉鮮卑有晉氐有晉羗有  
晉索頭有晉此非匈奴羯鮮卑氐羗索頭之能  
而晉之罪也遷其部落散入中國而代熟之其  
飲食居處嗜好同矣氣候便矣是謂以虜習中

國。金。有。宋。元。有。宋。此。非。金。元。氏。之。能。宋。之。罪。而。石。晉。氏。之。罪。也。石。晉。以。幽。州。賂。契。丹。其。民。日。夜。安。其。教。而。便。其。長。技。金。元。用。之。以。擣。我。固。易。易。也。是。謂。以。中。國。習。虜。是。故。善。為。中。國。者。以。虜。攻。虜。而。後。全。制。虜。也。善。為。虜。者。以。中。國。攻。中。國。而。後。全。制。中。國。也。今。虜。則。不。然。其。酋。長。志。在。標。掠。足。衣。食。稱。雄。沙。漠。間。而。已。其。部。衆。甘。膾。腥。暖。毳。幕。喜。好。射。獵。擁。婦。女。走。馬。馳。角。而。已。其。畏。城。廓。

也。猶。伏。機。之。穿。然。畏。暑。濕。疾。也。猶。之。蹈。湯。火。然。其。不。便。衣。冠。揖。讓。名。法。也。猶。招。之。笠。而。繩。繼。之。也。是。故。倏。而。入。也。亦。倏。而。出。也。不。能。留。也。非。有。所。沮。卻。勢。不。可。也。庚。戌。之。變。虜。直。躡。三。輔。門。闐。闐。軍。焉。而。我。不。能。發。一。矢。抗。之。更。十。日。下。矣。虜。趨。掠。而。趨。去。不。顧。也。何。者。以。非。其。志。也。所。以。非。其。志。者。何。也。以。非。所。素。習。也。然。則。虜。誠。不。足。憂。乎。曰。有。之。其。為。中。國。倡。也。我。竭。天。下。之。兵。以。北。退。

虜南逼倭。又竭天下之財。以供南北兵。而卒不  
得要領。而我坐困矣。燕趙秦晉齊魯周楚之郊。  
其爲俠。結納亡命。習射騎陸博報仇者。不可紀  
也。鑄山煮海。夜出而晨歸者。不可紀也。習妖書。  
爲妖服。以妄希富貴者。不可紀也。一旦而有豪  
喜亂者。倡之。不旬月而數十萬人。可立受事於  
麾下。鼓行而前。誰爲堅者。指淮漕。則天下之喉  
咽塞。指中都。則天下之耳目新。指陪京。則天下

之根本搖。指汴洛。則天下之矛鈐集。我欲抽北  
兵。而虜控揣我。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掣我。我欲  
悉發諸夷。而諸夷翫狃我。於乎。何以策之哉。昔  
者阿房成。而漢高帝觀之。嘆曰。大丈夫當如此。  
及東游會稽。項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彼二雄者。  
其目固已無秦矣。魏羽林燒張彞第。殺其父子。  
而帝不問。高歡歎曰。事可知矣。歸散貲。結豪傑。  
走事爾朱。竟以代魏。夫以天下全盛之勢。而舉

事。一。不。當。而。豪。傑。得。以。窺。其。間。吁。可。畏。哉。

徙戎論

周弘祖

唐太宗擒頡利。走薛延陀。西域來降者十餘萬。詔議處置之道。羣臣請悉籍降口。納交豫閑處。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爲齊人。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武時。置降匈奴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爲扞蔽。魏徵曰。突厥鳥獸野心。非我族類。今其來降。不忍誅滅。當遣還河北。夫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爲郡縣者。不欲使近中國也。柰

何以河南居之。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皆言宜處之河北。樹立酋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寡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抗衡中國長駕遠馭之道也。帝卒從彥博說分處於豐勝靈夏朔代之間。○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奉枝葉木豈得滋榮哉。三覆唐臣諸議納之交豫者忌不弘委之河南者從而遺患魏徵遣還河北師古國小權分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國朝降達處之閩廣者卽唐諸臣之謀處之定保恒冀者卽唐彥博之謀。迄今養育二百年餘其居處飲食尚未變其故習。每有南寇楚囚之意焉。往聞庚戌虜變飄飄然有凌風之想矣。顧劉淵石勒非向洛陽侍子乎。定保恒冀去京都幾何亦大逼矣。經世者能無江統慮哉。

馬市論

楊繼盛

臣以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考滿到京。陛  
臣。今職。荷蒙。皇上。養育。簡任之恩。雖粉骨碎  
身。何以克報。況臣官居兵曹。職專馬政。覩此開  
馬市之誤。豈敢苟避禍患。隨衆隱默不言。竊惟  
去年胡虜悖逆天道。大肆猖獗。犯我城闕。殺我  
人民。擄我妻子。焚我廬舍。驚我。陵寢。其辱我  
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傳聞此報。冠髮上指。肝腸

寸裂。恨不能身生兩翼。飛至都下。以剿逆賊。以報國讐。茲者恭遇皇上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刻日興師。聲罪致討。以報百萬赤子之讐。以雪城下凌辱之耻。不惟天下臣民共相慶幸。我列祖在天之靈亦相慶幸多矣。及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大放肆無狀。竊意上觸聖怒。其征討之志已決。其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欽依。准暫開行。臣

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嘆曰。國事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皇上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伏於草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胡虜。反不能生擒酋長。勦絕苗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爲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虜素賓服。尚不可

言及此。去年入寇。殺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何以上解。列祖之怒。下舒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讐。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雖匹夫婦。尚不可少失信。義況於天子之尊哉。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知。四夷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草器械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

興。真若大旱之望雲雨也。乃番然而有開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糧草精器械者爲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犬羊爲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胡虜殺

戮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登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興起。此隳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旣動。兵將日強。今馬

市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旣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宣大人民懷携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虜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

可也。天下人民。憚於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之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蠢茲醜虜。尚不能服。羣起爲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歲胡虜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尚在也。今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於今。止爲馬市之開。則彼

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人不可也。犬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巧計。反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實以此愚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卽行猖獗。撞關而入。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過。

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討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也。胡虜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千萬兩。一旦胡虜之

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爲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

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饜。請開馬市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已。漸至於甚不堪者。一

不。如。意。彼。卽。違。約。則。彼。之。入。寇。爲。有。名。我。之。不。  
應。其。所。求。爲。失。信。矣。孰。謂。犬。馬。無。饜。之。欲。可。以。  
市。馬。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修。武。備。以。圖。戰。  
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  
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  
我。馬。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  
耕。田。駕。車。也。不。過。爲。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  
無。事。則。市。馬。又。將。安。用。乎。不。益。重。其。寄。養。之。擾。

乎。況。虜。以。馬。爲。生。彼。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  
於。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  
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馬。暫。  
繫。乎。本。爲。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計。矣。  
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  
謂。我。賄。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  
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況。市。馬。我。猶。得。以。少。  
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

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聲。言。某。時。捨。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於。凍。餒。以。至。於。死。乎。縱。使。少。有。羈。

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師。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於。日。盛。壞。天。下。之。大。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蓋。春。生。

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刑。之。竝。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皆。癱。疽。毒。日。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於。傷。其。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虜。賊。則。利。甚。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

去。年。入。寇。莫。敢。敵。虛。實。旣。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況。馬。多。擄。自。中。國。者。春。時。草。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於。虜。賊。而。不。利。於。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之。

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意以爲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悞事之禍。何以能免。況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爲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

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爲事權旣不在我。時勢已至。鶻突有欲謝重擔於人。而無由者。吾何以肩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於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爲上平。然胡虜之寇。與不寇。不係於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胡虜

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之事者哉。臣以孤寒進士初入仕途。父母早喪。妻子無依。非不知隱默。足以自保。言事足以取禍也。竊惟皇上初時。震怒奮武。其氣若此之壯。命將征討。其志若此之勇。則今日馬市之開。乃議者之姦計。斷非皇上之本心也。以皇上之英武。而臣下庸軟避事。不足以副心。欲持行而手足。

痿痺。良可深恨。此事繫國家盛衰之機。臣敢預憂後禍。忍心隱默乎。伏乞皇上俯察愚臣之罪言。回思欲討之初志。念犬羊之志。欲難饜非市馬小利。足以係屬其心。祖宗之社稷無疆。非二三年苟安無事。可以永保其緒。收回成命。罷開馬市。銳意戎兵。決志征討。務欲擒俺答於闕前。驅醜類於海外。使虜之畏乎我。亦猶我之防乎彼。則上而祖宗幸甚。下而臣民幸。

甚。

虜情說

勞堪

國初以至于今。虜勢強弱之不同。其爲中國害。亦屢遷變易而不一矣。知虜之所以爲害。而我之所以思患預防者。不有道乎。夫自妥懽旣奔。愛猷再竄。成祖奮三駕之威。魯台送軍門之款。虜真脅肩屏息。潛伏窮荒矣。而東勝之守不嚴。開平之餉難繼。疆場出入。胡騎數臨。馬直與尤。血刃屢見。虜蓋寢強焉。及夫英皇旋軫。諸

將協謀。宣大之長城始繕。脫脫之貢使數入。虜亦貪漢財物。希復內犯矣。而大節之部漸蕃。火篩之詐屢售。威遠肆侮。姚信敗謀。虞嶺失機。張俊隕首。則虜勢愈勃然焉。近年以來。虜我丁口。生養日滋。登我叛人。虛實盡諳。吉囊俺荅。號稱梟雄。把都青台。盡領部落。每一入寇。動稱十萬。揚塵亘塞。聲弦鳴雷。視前爲何如也。故曰虜勢強弱之不同。然其初爲寇也。有乘驍馬。持木兵。

者矣。伺隙則進兵。出則走矣。過堡砦戒備。遇大鄉落。疑畏不敢入矣。而繼也。則振轡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衆標掠。此一變易也。然尚未攻堡也。邊人曰。堡斯免矣。又其繼也。則分道直前。茂視我衆。殿數百以羈全營。紛千萬以震零堡。此又一變易也。然所破者。百之一二耳。邊人曰。堡稍嚴整。斯免矣。而今也。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方數十里。莫測音耗。鐵騎外馳。輟軼營壘。

步兵內集。肉薄陣隄。所過無不盡之鄉。所攻無  
不破之堡。則又一變易也。又其始。掠騎畜。得粟。  
不知炊而食也。繼則入鄉。必鬪窖。得粟。必囊往。  
今乃入秋。揉禾。既揉。舂米。是漸知粒食也。又其  
始。掠婦女。遇男子。多褫其衣。縱之。繼則嬰稚。必  
掠。丁壯。必戮。今乃婦女老醜者。亦戮。丁壯有藝  
能者。亦掠。是漸知集衆也。又其始。掠布帛。繼則  
取刃器。取釜。今乃接戰。奪甲。得車。焚輪。是漸知

貴鐵也。又其始。獲丁口。重役之。故不堪役者。多  
謀歸正。繼則妻之。妻遺之。畜。今乃拔盡力者。授  
之部曲。使將。是漸知用長也。又其始。恃馬力。聞  
炮聲。奔。見燃鎗。避。繼則以數騎誘我矢石。俟乏  
乃進。今乃肩門闔。抗木牌。突來薄陣矣。是漸知  
避火器也。又其始。以攻墩。恐墩卒。求緩烽。繼則  
有交餽。今乃易買櫛具。是漸知廣奸細也。又其  
始。未嘗用步兵。今則步騎雜至。未嘗用我人戰。

今則驅破堡之丁。攻不下之堡。或約言開門。皆大有變易也。而其重者。則始也。志邊塞。庚子辛丑。志山西。甲辰。志真保定。今則每每聲。京師諸關。廂故曰虜之爲害。屢遷變易。而不一也。夫虜勢始弱。而今強。備之自宜有加。爲害變易。而不一。則夫相機酬應。以爲勝畧者。固不可膠於故轍也。夫過無不攻之堡矣。而舊堡大不數雉。高不數仞者。莫之易攻。無不破之堡矣。而新堡

敵臺不加。角臺不制者。莫之舉。虜知粒食矣。將無食馬之耗。而我馬顧日削。虜知用長矣。當有意外之防。而邊人顧日困。虜知貴鐵矣。而我不求濟於短兵薄刃之外。虜知集衆矣。而我不求逞於離交間好之策。虜知避火器矣。而我火器愈不精。虜知廣奸細矣。而我奸細愈不詰。以至虜用步而衆。我用騎而寡。虜驅我攻我而逸。我絕彼通貢而勞彼。志山西真保四關。廂以搔動。

我而我勒燕然。擣賀蘭。曾不一置諸口。奚可哉。故曰知虜之所以爲害而我之思患預防者有道也。抑又有說焉。天下之事備於未兆者爲力易。已兆者爲力難。圖於始作者其禍淺。已成者其禍深。虜之所以屢遷變易而不一者。大率中國人爲之謀也。大同之捕戮尚存。思憶鄉貨掠口之恩養日厚。絕念首丘。是故石天則之奉使求貢。王三之糾虜犯邊。利比西成。榮同晝錦於

是。餽虜以肥甘。衣虜以輕便。而虜一一中之嗜慕愛悅。以從其言。而逞其慾。曰數舉則數舉。曰深入則深入。堡可攻則攻。堡陣可陷則陷。陣於戲其亦幸。而志擄掠也。幸而思鄉貨貴。布帛子女也不幸。而他有志焉。則將如之何哉。備其未兆。圖其始作。是在體國者夫。

皇明經濟文輯卷二十二終

